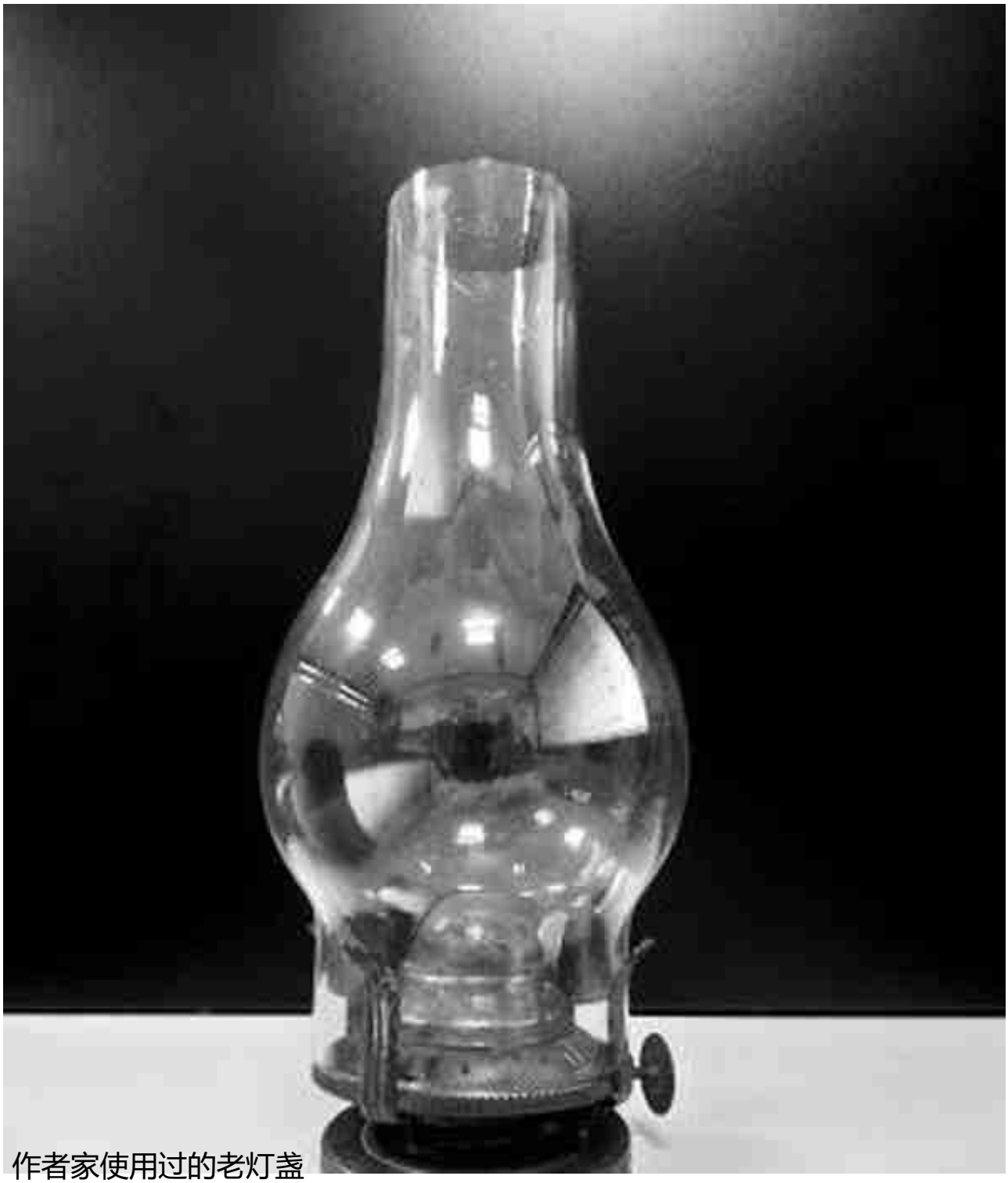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家使用过的老灯盏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我家曾住在德福巷路西，从南向北数第三个院内（忘记当时的门牌号）。那时候，因德福巷南头有座黑虎庙，巷名叫黑虎巷。这条巷子，留下了我

童年的许多足迹和记忆。

低于巷路的民居院落

黑虎巷东西两侧的民居，全部是平房，院落低于巷路，很潮湿，多家杂居。也有少数独家独产的独院，比较宽大，建筑讲究，黑漆院门门框上沿和两侧沿，有红漆勾线，门槛高。我家租住的院落，坐西向东，是一个狭长的院子，门房只有两间半宽，进门半间居中，是一条慢坡通道，直通院内。通道两侧，各有一间鞍架式两面坡门房。门房的门户，面对厢房的东侧墙，形成了一个小天井。门房的窗户横长方形，开在东墙上三分之一处正中，窗外便是巷路。窗下室内，是一台供睡眠的土炕。

院内南北两侧，各排列着四间一面坡瓦顶厢房，屋身较浅，开间较小，每两间为一个单元，一明一暗，住一家人。北侧厢房西头，多建出一个单间，与上房隔着一个小天井，住一家人。南厢房西侧墙至茅厕通道房之间的天井，比北厢房西侧的天井大出一间房。各户的炉灶、铁锅、风箱、煤炭，放在各自屋外门边屋檐下廊沿上，都是明灶，谁家做什么饭菜，一目了然。

院内西头，是鞍架式两面坡瓦顶上房，屋身比厢房深，几乎近其两倍，也是一明一暗，南明北暗，窗户向东。我家租住在上房。上房南侧半间房，是进出后院茅厕的通道。

院内住户，都是在此安身立命、作息求生的社会底层市民。南厢房西头一家的男主人，是黑虎巷北口对面、位于粉巷的交通银行的“行警”，银行警卫。我见他头戴黑色大盖警帽，身穿黑色警服，腰束皮带，但与当时警察形象不同的是，“行警”帽子大盖之下，周沿没有白布圈儿；裤脚是散开的，小腿部也不打白色“绑腿”。值勤时，肩上斜挎着装在木枪盒里的驳壳枪，垂在胯部，站门岗。北门房住着一户小商贩，为人淳朴，平时做小本生意，维持生计。西安有过灯节和送灯的传统风俗，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夜晚，商店、住户门口挂灯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前，有灯市。这家人，有制作狮子灯的手艺，每年进入腊月，开始扎狮子灯。冬季，我母亲空闲时，常带我到他家玩耍，腊月，看扎狮子灯。我母亲带我去玩耍时，一边同他家人拉家常，顺手帮着做些扎灯的辅助性活计，两家人相处得和谐。他家扎的狮子灯，造型生动，在灯市很畅销，是他家收入的重要来源。那年，他家特扎了一个小狮子灯送我。按照习俗，每年正月初五后，我家要给我父亲的外甥女家送灯，母亲买了这家的狮子灯，他家坚持不收钱，我母亲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的方式，付了款。

火盆、热水壶、手炉和火老虎

西安冬季寒冷，地面滴水成冰。俗谚“三九三冻破砖”，“三九四九，冻破石头”。屋檐垂挂的冰凌有两尺多长。室内取暖，多用火盆。一般市民用瓦盆，经济条件好又比较讲究的人家，用铜火盆。盆内垫炉灰，灰上放燃烧的木炭。火盆上可以放置一个用铁丝制作的“火撑子”，把凉了的食物如蒸馍、锅盔、包子等放在上面烤热食用。也可以放一个竹制的“烘罩”，烘烤衣物。清晨起床，衣服冰凉，先在“烘罩”上烘暖了，再穿上。婴儿的尿布，清洗后，展放在“烘罩”上，烘干待用。

院内家家有火炕，但因缺乏烧炕的柴火，大多数人家不烧炕。炕上铺一层麦草或稻草，草上铺一张苇席，席上铺褥子单子，睡前在被窝里放进热水壶或火老虎。所以，那时把睡前铺被褥叫“暖炕”、“暖被窝”。

热水壶一般是铜制的，圆扁鼓形，“鼓”面中心，有圆形注水口，用时注入热水，旋紧壶盖。壶面有“提手”，热水壶的功能，与现今的热水袋相近。

手炉也是铜制品，形状各异，炉腔内底部垫炉灰，上置燃红的木炭，盖上炉盖，炉盖密布散热孔。炉体有“提手”。可以捂在手中取暖，也可以揣在怀里取暖，还可以放在被窝里暖被，可以说是“多功能”。

火老虎是砖瓦窑用泥烧制的取暖物件，底层高约6厘米，宽约12厘米，长约24厘米，底层上部有一个长方形凹槽，凹槽之上，是呈弧形的拱洞。凹槽底铺垫炉灰，上放烧红的木炭，拱洞两头散热。“暖被窝”时，把火老虎放在被窝里，烘热被褥，就寝时取出。火老虎价格便宜，我家在老虎巷居住的院中，家家都用。

传统的灯盏和煤油灯

黑虎巷不通电，和当时不通电的街巷居民一样，家庭照明用的灯具有两种，一种是从古流传下来的，用生铁铸造的灯盏，一种是被称为“洋灯”的煤油灯。

老灯盏由两部分组成，底部是一个圆形的底盘，上接着一个垂直的铁柱，柱上连接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放置一个贮油碗，内放燃油和灯芯，当年位于西木头市西段路北的“王家油漆铺”，除做油漆牌匾等业务外，主要业务之一，就是对生铁毛坯灯盏，进行打磨再加工，而后贴上金箔，用透明漆油漆后出售的商店。这种灯盏，用植物油，一般常用菜籽油，也有用棉花籽油和桐油的。灯芯捻儿，多用灯芯草或家庭自做的棉花、棉布捻儿。

“洋灯”的主件，是玻璃制品，底部是一个圆型的底座，与垂直的灯柱和上端的煤油壶，是一次成型的灯体，油壶正中有螺旋口，供注入煤油和安放灯头。灯头用薄铜片制成。有专用的灯捻儿，也可以自制。燃油用进口的“美孚牌”煤油，那时，我国没有国产煤油。点燃后，安放玻璃灯罩。这种灯，可以调节亮度，防风，燃烧

充分，明亮洁净。我家租住的这个“大杂院”中，制作狮子灯的那家，因制灯材料多系易燃品，用“洋灯”。“行警”家用“洋灯”。我家也用“洋灯”，后来回到农村，缺煤油，用老灯盏，燃油用比菜籽油便宜的桐油。桐油不能食用，有人误食，引起腹泻。

店铺和小商贩

黑虎巷与商贾云集、店铺林立的南院门、竹笆市和粉巷毗邻，居民购物，去那里十分方便，所以，黑虎巷少有店铺。在中段近北头西侧，有一家店铺，以制售烧饼、油条和甜浆等早餐为主，批零兼营。再有经营“洋火”（火柴）、火纸、盐醋、酱油、辣面子、辣子酱、香油等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食品的小店铺。

黑虎巷流动叫卖的小商贩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有：一位卖烧饼油条，年约五十岁的老人。他一只手臂挽着一个竹篮，内装烧饼、油条和一把刀，另一只手臂挽着一个木撑子，吆喝：“烧饼——果子（油条）”。如有买主，打开撑子，把竹篮放在上面。“烧饼夹油条”，是那时深受西安人喜爱的早快餐之一。制售油条的店铺，把前一天卖剩的油条，第二天复炸一遍，变得酥脆，也受部分“吃货”的青睐。

卖烧鸡的小贩，也是一只手臂挽着竹篮，另一只手臂挽着撑子，吆喝：“烧——鸡。”烧鸡可以卖整鸡，也可以分部位卖。那时，鸡爪是最便宜的部位，我母亲给姐姐4枚小铜子的硬币，买2只鸡爪，姐弟俩每人一只，虽然肉很少，慢慢品味，也是一种口福。现今的卤鸡爪，美其名曰“凤爪”，身价随之提高。

还有肩挑货担，手摇拨浪鼓的“货郎”，卖针头线脑、被叫做“羊肚子”的毛巾、手帕、洋袜子（机织线袜）、化妆品和小儿玩具等小商品。

有“头发换糖喽——”的叫卖声，犹如现今街头巷尾“收——头——发喽——”。不同的是，那时不是用钱收购，而是用一种麦芽糖换。用头发换糖吃的，大多是小孩子。

到了上灯时分，有走街串巷卖烫面油塔的，卖辣子蒜蘸羊血的。冬春季有卖煮元宵的，长声吆喝：“桂花——元宵！”几个顽童，尾随其后，紧接着吆喝：“跪下——挨刀！”卖元宵的，无可奈何地朝孩子们喝道：“去！去！去！”

有一个十二三岁，正当学龄的男童，沿巷叫卖“一窝丝”糖，赚点蝇头小利，补贴家人糊口。但见他双手托着一个长方形木盘，盘两侧系着一条绳子的两端，绳子挂在颈脖上，盘子的一边靠在胸腹之间，边走边叫卖。寒冬，常见他两手冻得红肿，令人心酸。

走街串巷的江湖“牙医”

在黑虎巷和周边的街巷中，常见一中年妇女，头顶蓝色布方巾，身穿蓝色大襟布衫，腿穿蓝色或黑色大裆裤，天足（旧时妇女未经缠小的天然脚），穿黑色布鞋，肩上搭一布袋，手摇铃铛，操一口辨不清是东南还是西南人的口音，高声吆喝：“挑——牙——虫喽！”“挑牙虫”是医学上治疗龋齿病的俗称。这位妇女是走江湖的牙科游医，她肩上搭的布袋中，装着牙科医疗器械和药物。这种江湖游医，是否具有合格合法的资质，让人存疑。

公厕和屠宰作坊

黑虎巷从南向北经过一长段，转向西拐，有一公厕，厕房和厕内设施，十分简陋。男厕内设蹲坑和小便池，女厕内只设蹲坑。厕房后墙外，是露天蓄粪池。卫生状况，污秽不堪。夏秋季，厕内苍蝇飞舞，蛆虫蠕动。厕内墙面，涂鸦处处，有淫秽语句和“漫画”，也有被戏称为“厕所文学”的文字。

中段北头向西拐后，有一处坐南向北的屠宰作坊。路过这里，常能听到活猪被宰杀一刹那的嚎叫。也常见有人在这里买猪头、猪蹄和“下水(内脏)”，卤制后出售或家庭食用。

一架木制仿真飞机

1938年春，我目睹一架木制本色仿真螺旋桨式双翼飞机，由几匹骡子牵引，经过黑虎巷北口，在坎坷的巷路上，颠颠簸簸，缓慢南行，引起路人和居民注目观看。不知这架仿真飞机，由哪里制造，有什么用途，被牵引放置到哪里去。那时，日寇侵华飞机，经常狂轰滥炸西安，造成市民伤亡，房屋财产被毁。有人猜测，这架仿真飞机，可能是防空部门用来迷惑日寇飞机的，也有其他种种猜测，莫衷一是。